

第六回

觀音赴會問原因

小聖施威降大聖

且不言天神圍繞，大聖安歇。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，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，與大徒弟惠岸行者，同登寶閣瑤池，見那裏荒荒涼涼，席面殘亂；雖有幾位天仙，俱不就座，都在那裏亂紛紛講論。菩薩與衆仙相見畢，衆仙備言禱事。菩薩道：「既無盛會，又不傳杯，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。」衆仙怡然隨往。至通明殿前，早有四大天師，赤脚大仙等衆，一俱在此，一迎着菩薩，即道玉帝煩惱，調遣天兵，擒怪未回等因。菩薩道：「我要見見玉帝，煩爲轉奏。」天師邱弘濟，即入靈霄寶殿，啟知宣入。時有太上老君在上，王母娘娘在後。

菩薩引衆同入裏面，與玉帝禮畢，又與老君、王母相見，各坐下，便問：「蟠桃盛會如何？」

玉帝道：「每年請會，喜喜歡歡，今年被妖怪作亂，甚是虛邀也。」菩薩道：「妖怪是何出處？」玉帝道：「妖怪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。當時生出，即目運金光，射沖斗府。始不介意，繼而成精，降龍伏虎，自削死籍。當有龍王閻王啓奏。朕欲擒拿，是長庚星啓奏道：『三界之間，凡有九竅者，可以成仙。』朕即施教育賢，宣他上界，封爲御馬監弼馬溫官。那厮嫌惡官小，反了天宮。即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，又降詔撫安，宣至上界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，只是有官無祿。他因沒事幹管理，東遊西蕩。朕又恐別生事端，着他代管蟠桃園。他又不遵法律，將老樹大桃，盡行偷吃。及至設會，他乃無祿人，原不會請他；他就設計，賺哄赤脚大仙，却自變他相貌入會，將仙殺仙酒盡偷吃了，又偷老君仙丹，又偷御酒若干，去與本山衆猴享樂。朕心爲此煩惱，故調十萬天兵，天羅地網收伏。這一日不見回報，不知勝負如何。」

菩薩聞言，即命惠岸行者道：「你可快下天宮，到花果山，打探軍情如何。如遇相敵，可就相助一功，務必的實回話。」惠岸行者整整衣裙，執一條鐵棍，駕雲離闕，徑至山前。見那天羅地網，密密層層，各營門提鈴喝號，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。惠岸立住，叫：「把營門的天丁，煩

你傳報。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，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，特來打探軍情。那營裏五岳神兵，即傳入轅門之內。早有虛日鼠，昂日雞，星日馬，房日兔，將言傳到中軍帳下。李天王發下令旗，教開天羅地網，放他進來。

此時東方纔亮，惠岸隨旗進入，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。拜訖，李天王道：「孩兒，你自那廂來者？」惠岸道：「愚男隨菩薩赴蟠桃會，菩薩見勝會荒涼，瑤池寂寞，引衆仙並愚男去見玉帝。玉帝備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，一日不見回報，勝負未知，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。」李天王道：「昨日到此安營下寨，着九曜星挑戰，被這厮大弄神通，九曜星俱敗走而回。後我等親自提兵，那厮也排開陣勢。我等十萬天兵，與他混戰至晚，他使個分身法戰退。及收兵查勘時，止捉得些狼蟲虎豹之類，不曾捉得他半個妖猴。今日還未出戰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道：「那大聖引一羣猴精，在外面叫戰。」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。木叉道：「父王，愚男蒙菩薩吩咐，下來打探消息，就說若遇戰時，可助一功。今不才願往，看他怎麼個大聖。」天王道：「孩兒，你隨菩薩修行這幾年，想必也有些神

通，切須在意。」

好太子，雙手輪着鐵棍，束一束繡衣，跳出轅門，高叫：「那個是齊天大聖？」大聖挺如意棒，應聲道：「老孫便是。你是甚人，輒敢問我？」木叉道：「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，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爲徒弟護教，法名惠岸是也。」大聖道：「你不在南海修行，却來此見我做甚？」木叉道：「我蒙師父差來打探軍情，見你這般猖獗，特來擒你！」大聖道：「你敢說那等大話！且休走吃老孫這一棒！」木叉全然不懼，使鐵棒劈手相迎。他兩個立那半山，轅門外，這場好鬪——

棍雖對棍，鐵各異，兵縱交兵，人不同。一個是太乙散仙呼大聖，一個是觀音徒弟正元龍。渾鐵棍乃千鎚打，六丁六甲運神功；如意棒是天河定，鎮海神珍法力洪。兩個相逢真對手，往來解數實無窮。這個的陰手棍，萬千兇，遶腰貫索疾如風；那個的夾鎗棒，不放空，左遮右擋，怎相容？那陣上旌旗閃閃，這陣上鼙鼓鞞鞞。萬員天將團團繞，一洞妖猴簇簇叢。怪霧愁雲漫地府，狼烟煞氣射天宮。昨朝混戰還

猶可，今日爭持更又兇。堪羨猴王真本事，木叉復敗又逃生。

這大聖與惠岸戰經五六十合，惠岸臂膊酸麻，不能迎敵，虛幌一幌，敗陣而走。大聖也收了猴兵，安扎在洞門之外。只見天王營門外，大小天兵，接住了太子，讓開大路，徑入轅門，對四天王，李托塔，哪吒，氣哈哈的，喘息未定：『好大聖！好大聖！着實神通廣大！孩兒戰不過，又敗陣而來也！』李天王見了心驚，即命寫表求助，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叉太子上天啓奏。二人當時不敢停留，闖出天羅地網，駕起瑞霧祥雲。

須臾，徑至通明殿下，見了四大天師，引至靈霄寶殿，呈上表章。惠岸又見菩薩施禮。菩薩道：『你下界的如何？』惠岸道：『始領命到花果山，叫開天羅地網門，見了父親，道師父差命之意。父王道：「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，止捉得他虎豹狼蟲之類，更未捉他一個猴精。」正講間，他又索戰，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經五六十合，不能取勝，敗走回營。父親因此，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。』菩薩低頭思忖。

却說玉帝拆開表章，見有求助之言，笑道：「巨耐這個猴精，能有多大手段，就敢敵過十萬天兵！李天王又來求助，却將那路神兵助之？」言未畢，觀音合掌，啓奏：「陛下寬心，貧僧舉一神，可擒這猴。」玉帝道：「所舉者何神？」菩薩道：「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，見居灌江口，享受下方香火。他昔日曾力誅六怪，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，神通廣大。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，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，着他助力，便可擒也。」

玉帝聞言，即傳調兵的旨意，就差大力鬼王齋調。那鬼王領了旨，即駕起雲，徑至灌江口。不消半個時辰，直至真君之廟。早有把門的鬼判傳報至裏道：「外有天使，捧旨而至。」二郎即與衆弟兄，出門迎接旨意，焚香開讀。旨意上云：「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，因在宮偷桃，偷酒，偷丹，攪亂蟠桃大會，見着十萬天兵，一十八架天羅地網，圍山收伏，未曾得勝。今特調賢甥同義兄弟，即赴花果山助力，勦除。成功之後，高陞重賞。」真君大喜道：「天使請回，吾當就去拔力相助也。」鬼王回奏不題。

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，（乃康張姚李四太尉，郭申直健二將軍，）聚集殿前道：「這纔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，同去去來。」衆兄弟俱忻然願往，即點本部神兵，駕鷹犬，搭弩張弓，縱狂風，霎時過了東洋大海，徑至花果山。見那天羅地網，密密層層，不能前進，因叫道：「把天羅地網的將校聽着，吾乃二郎顯聖真君，蒙玉帝調來，擒拿妖猴者，快開營門放行。」

一時，各神一層層傳入，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轅門迎接。相見畢，問及勝敗之事，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。真君笑道：「小聖來此，必須與他鬪個變化。列公將天羅地網，不要慢了頂上，只四圍緊密，讓我賭鬪。若我輸與他，不必列位相助，我自有兄弟扶持；若贏了他，也不必列位綁縛，我自有兄弟動手。只請托塔天王與我使個「照妖鏡」，住立空中，恐他一時敗陣，逃竄他方，切須與我照耀明白，勿走了他。」

天王各居四維，衆天兵各挨排列陣去訖。這真君領着四太尉，二將軍，（連本身七兄弟，）出營挑戰，分付衆將，緊守營盤，收拴了鷹犬。衆草頭神得令，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，見那一羣

猴，齊齊整整，排作個蟠龍陣勢；中軍裏立一竿旗，上書「齊天大聖」四字。真君道：「那潑妖，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？」梅山六弟道：「且休讚嘆，叫戰去來。」

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，急走去報知。那猴王卽掣金箍棒，整黃金甲，登步雲履，按一按紫金冠，騰出營門，急睜睛觀看。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，打扮得又秀氣。真個是——

儀容清俊貌堂堂，兩耳垂肩目有光。
頭戴三山飛鳳帽，身穿一領淡鵝黃。
隸金靴，襯盤龍襪，玉帶圍花八寶粧。
腰挎彈弓新月樣，手執三尖兩刃鎗。
斧劈桃山曾救母，彈打櫻羅雙鳳凰。
力誅八怪聲名遠，義結梅山七聖行。
心高不認天家眷，性傲

歸神住灌江。赤城昭惠英靈聖，顯化無邊號二郎。

大聖見了，笑嘻嘻的，將金箍棒掣起，高叫道：「你是何方小將，乃敢大胆到此挑戰？」真君喝道：「你這厮，有眼無珠，認不得我也！我乃玉帝外甥，勅封昭惠靈顯王二郎是也。今蒙上命，到此擒你這造反天宮的弼馬溫獼猴，你還不知死活！」大聖道：「我記得當年，玉帝妹子思凡下界，配合楊君，生一男子，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？我心要罵你幾聲，怎奈無甚冤仇，待

要打你一棒，可惜了你的性命。你這郎君小輩，可急急回去，喚你四大天王出來。」

真君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潑猴！休得無禮！吃吾一刀！」大聖側身躲過，疾舉金箍棒，劈手相還。他兩個這場好殺——

昭惠二郎神，齊天孫大聖，這個心高欺敵美猴王，那個面生壓伏真梁棟。兩個乍相逢，各人皆賭興。從來未識淺和深，今日方知輕與重。鐵棒賽飛龍，神鋒如舞鳳。左攏右攻，前迎後映。這陣上梅山六弟助威風，那陣上馬流四將傳軍令。搖旗擂鼓，各齊心，吶喊篩鑼都助興。兩個鋼刀有見機，一來一往無絲縫。金箍棒是海中珍，變化飛騰能取勝；若還身慢命該休，但要差池爲蹭蹬。

真君與大聖鬪經三百餘合，不知勝負。那真君抖搜神威，搖身一變，變得身高萬丈，兩隻手舉着三尖兩刃神鋒，好便似華山頂上之峯，青臉獠牙，朱紅頭髮，惡狠狠，望大聖着頭就砍；這大聖也使神通，變得與二郎身軀一樣，嘴臉一般，舉一條如意金箍棒，却就是崑崙頂上擎天之柱，抵住二郎神，說得那馬流元帥，戰兢兢，搖不得旌旗；崩芭二將，虛怯怯，使不得刀劍。這

陣上，康張姚李郭申直健，傳號令，撒放草頭神，向他那水簾洞外，縱着鷹犬，搭弩張弓，一齊掩殺；可憐沖散妖猴四健將，捉拿靈怪二三千！那些猴，拋戈棄甲，撇劍丟鎗，跑的跑，喊的喊，上山的上山，歸洞的歸洞，好似夜貓驚宿鳥，飛洒滿天星。衆兄弟得勝不題。

却說真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，正鬪時，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，自覺心慌，收了法象，掣棒抽身就走。真君見他敗走，大步趕上道：「那裏走？趁早歸降，饒你性命！」大聖不戀戰，只情跑起。將近洞口，正撞着康張姚李四大尉，郭申直健二將軍，一齊帥衆攔住道：「潑猴那裏走！」大聖慌了手脚，就把金箍棒捏做綉花針，藏在耳內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麻雀兒，飛在樹梢頭釘住。那六兄弟，慌慌張張，前後尋覓不見，一齊吆喝道：「走了這猴精也！走！這猴精也！」

正嚷處，真君到了，問：「兄弟們，趕到那廂不見了？」衆神道：「纔在這裏圍住，就不見了。」二郎圓睜鳳目觀看，見大聖變了麻雀兒，釘在樹上，就收了法象，撇了神鋒，卸下彈弓，搖身一

變，變作個雀鷹兒，抖開翅，飛將去撲打。大聖見了，抖的一翅飛起去，變作一隻大鷲老，沖天面去。二郎見了，急抖翎毛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隻大海鶴，鑽上雲霄來。大聖又將身按下，入澗中，變作一個魚兒，淬入水內。二郎趕至澗邊，不見踪跡，心中暗想道：『這獼猴必然下水去也。定變作魚蝦之類，等我再變變拿他。』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，飄蕩在下溜頭波面上，等待片時。

那大聖變魚兒，順水正遊，忽見一隻飛禽，似青鷁，毛片不青，似鷺鷥，頂上無纓，似老鸛，腳又不紅。『想是二郎變化了等我哩……』急轉頭，打個花就走。二郎看見道：『打花的魚兒，似鯉魚，尾巴不紅似鱖魚，花鱗不見；似黑魚，頭上無星；似魴魚，腮上無針。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？必然是那猴變的。』趕上來，刷的啄一嘴。那大聖就攆出水中，一變變作一條水蛇，遊近岸，鑽入草中。二郎因嫌他不着，他見水響中，見一條蛇攆出去，認得是大聖，急轉身，又變了一隻朱綉頂的灰鶴，伸着一個長嘴，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，徑來吃這水蛇。水蛇跳一跳，又變做一隻花鵝，木木樗樗的，立在蓼汀之上。二郎見他變得低賤，（花鵝乃鳥中至賤至淫之物，不拘鸞鳳鷹鴉，都與交羣。）故此不去攏傍，即現原身，走將去，取過彈弓拽滿，一彈子把他打

個蹶躓。

那大聖趁着機會，滾下山崖，伏在那裏，又變，變一座土地廟兒，大張着口，似個廟門，牙齒變做門扇，舌頭變做菩薩，眼睛變做窗櫺，只有尾巴不好收拾，豎在後面，變做一根旗竿。真君趕到崖下，不見打倒的鴛鴦，只有一間小廟，急睜鳳眼，仔細看之，見旗竿立在後面，笑道：「是這糊塗了！他今又在那裏哄我。我也曾見廟宇，更不會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。斷是這畜生弄這他若哄我進去，他便一口咬住。我怎肯進去？等我掣拳，先搗窗櫺，後踢門扇！」大聖聽得心驚道：「好狠！好狠！門扇是我牙齒，窗櫺是我眼睛，若打了牙，搗了眼，却怎麼是好？」撲的一個虎跳，又冒在空中不見。

真君前前後後亂趕，只見四太尉，二將軍，一齊擁至道：「兄長，拿住大聖了麼？」真君笑道：「那猴兒纔自變座廟宇哄我。我正要搗他窗櫺，踢他門扇，他就縱一縱，又渺無踪跡。可怪！可怪！」衆皆愕然，四望更無形影。真君道：「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，等我上去尋他。」急縱身駕雲，起在半空。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，與哪吒住立雲端，真君道：「天王，曾見那猴王麼？」天

王道：「不曾上來，我這裏照着他哩。」真君把那賭變化，弄神通，拿羣猴一事說畢，却道：「他變廟宇，正打處，就走了。」李天王聞言，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，呵呵的笑道：「真君，快去！快去！那猴使了個隱身法，走出營圍，往你那灌江口去也。」二郎聽說，即取神鋒，回灌江口來趕。

却說那大聖已至灌江口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，按下雲頭，徑入廟裏。鬼判不能相認，一個個磕頭迎接。他坐中間，點查香火，見李虎拜還的三牲，張龍許下的保福；趙甲求子的文書，錢丙告病的良願。正看處，有人報：「又一個爺爺來了。」衆鬼判急急觀看，無不驚心。真君却道：「有個甚麼齊天大聖，纔來這裏否？」衆鬼判道：「不曾見甚麼大聖，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。」

真君撞進門，大聖見了，現出本相，道：「郎君，不消嚷，廟宇已姓孫了。」這真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，劈臉就砍。那猴王使個身法，讓過神鋒，掣出那綉花針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趕到前，對面相還。兩個嚷嚷鬧鬧，打出廟門，半霧半雲，且行且戰，復打到花果山，慌得那四大天王等

衆，隄防愈緊。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真君，合心努力，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。

話表大力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，却上界回奏。玉帝與觀音菩薩，王母，並衆仙卿，正在靈霄殿講話道：「既是二郎已去赴戰，這一日還不見回報。」觀音合掌道：「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外親去看看虛實，何如？」玉帝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即擺駕，同道祖、觀音、王母，與衆仙卿，至南天門。早有些天丁力士，接着開門。遙觀，只見衆天丁佈羅網，圍住四面；李天王與哪吒，擎照妖鏡，立在空中；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，紛紛賭鬪哩。

菩薩開口對老君說：「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？果有神通，已把那大聖圍困，只是未得擒拿。我如今助他一功，決拿住他也。」老君道：「菩薩將甚兵器怎麼助他？」菩薩道：「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，打那猴頭，即不能打死，也打個一跌，教二郎小聖，好去拿他。」老君道：「你這瓶是個磁器，准打着他便好；如打不着他的頭，或撞着他的鐵棒，却不打碎了？你且莫動手，等我老君助他一功。」菩薩道：「你有甚麼兵器？」老君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捋起衣袖，左膊上，取

下一個圈子，說道：「這件兵器，乃銀鋼搏煉的，被我將還丹點成，養就一身靈氣，善能變化，水火不侵，又能套諸物；一名「金剛琢」，又名「金剛套」。當年過函關，化胡爲佛，纔是虧他。早晚最可防身，等我丟下去，打他一下。」

話畢，自天門上往下一擲，滴流流，徑落花果山營盤裏，可的着猴王頭上一下。猴王只顧苦戰七聖，却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，打中了天靈，立不穩脚，跌了一跤，爬將起來，就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，照腿肚子上一口，又扯了一跌。他睡倒在地，罵道：「這個亡人！你不去妨家長，却來咬老孫！」急翻身，爬不起來，被七聖一擁按住，即將繩索細綁，使勾刀穿了琵琶骨，再不能變化。

那老君收了金鋼琢，請玉帝同觀音、王母、衆仙等，俱回靈霄殿。這下面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，俱收兵拔寨，近前向小聖賀喜，都道：「此小聖之功也！」小聖道：「此乃天尊洪福，衆神威權，我何功之有？」康張姚李道：「兄長不必多敘，且押這厮去上界見玉帝，請旨發落去也。」真君道：「賢弟，汝等未受仙籙，不得面見玉帝。教天甲神兵押着，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。」

你們帥衆，在此搜山，搜淨之後，仍回灌口，待我請了賞，討了功，回來同樂。」

四太尉，二將軍，依言領諾。這真君與衆，即駕雲頭，唱凱歌，得勝朝天。不多時，到通明殿外。天師啓奏道：「四大天王等衆，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。來此聽宣。」玉帝傳旨，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衆，押至斬妖臺，將這厮碎剝其屍。咦！正是——

欺誑今遭刑憲苦，英雄氣概等時休。

畢竟不知那猴王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